

堅硬

张秀枫 / 著

的
奇
光

张秀枫 / 著

「硬」 的 奇 光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硬的时光 / 张秀枫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1-9101-0

I. ①坚…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277号

新浪微博: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

坚硬的时光

张秀枫 / 著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52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101-0

定 价 38.00元



张秀枫，户籍名张秀峰，笔名石翔、高粱红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代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文论等百余万字，结集出版有《孤独的石头》《走过从前》等数种。数次获得各种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捷克和韩国语出版，海外发行；并有作品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策划、编著、主编和责编的图书数百种数千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

照片摄于2010年4月，背景为南非的好望角。

目 录

小 说

秋之迷惘	2
雪白的连衣裙	48
粉红色的信笺	62
瓦灰色的鸽子	79
最后一棵白杨树	88
雪花飘飞的夜晚	94
罂粟花	105
桔黄色的路灯	120
五十二张照片	134
鹤望兰	141
石头上的鲜花	147
玫瑰台阶	151
空 山	158
忧郁的黑土地	167
雕塑家	177

悬空寺	189
上帝不公平	200
“严重问题”	210
月季花	212
化妆舞会	214
关于座次问题的请示报告及其批复	216

散 文

“夫人”问题	220
“王夫人”的幽灵	222
说真话	224
书香与铜臭	226
骨折者说	228
树根之歌	230
他们是一支歌	234
青纱帐里的“丹柯”	238
北方，黑土地	242
大山的情韵	246
让我们再看你一眼	250
大海漂来一只船	254
冰排之思	258
一个夏日傍晚的遐思	260
绿 荫	262
最后的辉煌	265
都市大秧歌	267

白色幽默

——病室琐记	269
善待自己	274
冬日的迷茫	276
臧克家的笑声	279
绝 响	281
《中国谋略家全书》序言	283
幸福与不幸	
——《名人家庭内幕》序	286
《追寻历史的真相》序言	290
《历史问题与问题历史》序言	292
《历史非一本正经》序言	296
《历史为谁“变脸”》序言	299
《历史的伤口》序言	301
《历史深处的悲凉》序言	303
苦难的人生 挣扎的魂灵	
——《柔石小说经典》序言	306
在争议中前行	
——《中国现代文学争议作品书系·红蝗》序言	313
《易中天中华史》，何以为史？	319
后 记	323

小说



秋之迷惘

—

叶千章讲完了。他看了看手表，接着扫了一眼窗外，一轮血红的夕阳挂在黄绿错杂的树梢上。树梢上被风抽干的树叶一片两片地脱落，孤独地在苍茫的暮色中飘摇，然后无可奈何地坠落在马路上。掌声很热烈。而在机关或文艺界开会，他听到的通常都是吝啬的干干巴巴的掌声。他站起来，诚恳地说：“谢谢，谢谢大家。”他准备走下讲台。

主持人急忙走上来，“叶老师，大家还有些问题想要请教。”她是一位说不上很漂亮，看一眼却能让人记住的姑娘。她与叶千章素不相识，她到他家去找他，很快便把事情谈妥了。你怎么找到我家的？他问。这是个很长的故事。她的眼睛一眨一眨，有点顽皮也有点神秘。我可不希望和女特工打交道。他开了个玩笑。可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愿意找到一个真正的老师。她笑着说，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她请他到群众艺术馆辅导一次。她说我知道你对这类活动向来“不感冒”，但你必须答应我。她的真诚使人无法拒绝。叶千章的爱人褚芹菲恰好在家，她对姑娘点了点头，没有为她倒茶。姑娘临走时，特意热情地对褚芹菲说，我叫王丽丽，市群众艺术馆的，请您去玩。她给叶千章出的题目是：文学与人生。这等于没出题目。它太大了。她说叶老师，您不必准备，为我们青年人讲点心里话就行。会组织得很好。热烈、活泼、有序。她为叶千章加了水，把手里的一把纸条交给他，笑盈盈地补充说：“叶老师，可以吗？”

叶千章再次看了看手表。群艺馆小剧场二百多个座位黑压压地坐满了。场上很活跃，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和年轻人在一起连空气都显得年轻。叶千章呷了一口水，重新坐下来，拿起了第一张纸条。

“文学是什么？文学要求于人的基本素质是什么？”

叶千章缓缓地念了这张纸条。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文学是什么？说出来就不是文学了。”大家笑了。接着他说，“尼采说过，摆脱人生的根本烦恼和痛苦有两条出路，其中之一就是逃往艺术之乡。文学艺术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奇异才有魅力。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不能受声名所累，要耐得住寂寞。他的灵魂和生活可能是孤独的。孤独不可怕，要有勇气把孤独当作情人来拥抱。追逐名利和耽于浮华都是文学的大敌。国王和美女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因为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无法获得寂寞和孤独。孤独是一种专利，有思想的文学家的专利。”

有人在记。有人在沉思。

叶千章翻了翻，又念了一张纸条：“叶老师，您能用形象的方式表达一下什么是形象思维吗？”

他掐灭了香烟，却又点着了一支，吸了两口，说道：“有一次，一家酿酒作坊招待一些人喝酒，其中一个人喝了一杯后，面色苍白，吃力地喘气问道：‘这酒多少度？’‘至于度数，’主人说，‘我不知道，但是，喝一瓶可以打十二场架和搞一次凶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酿酒的就是个作家。”

大家笑了。

叶千章拿起第三张纸条，慢慢地念道：“您能谈一下男人的魅力和女人的魅力都是什么吗？”

叶千章笑了笑，脱口说道：“有一位女作家说过，男人的魅力在于沉默，女人的魅力在于拒绝……”

听众里有人喊道：“谈谈您的看法！”

叶千章为难地笑了笑。他对这个问题谈不出什么新鲜的见解，但他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却是不想谈而不是谈不出来。他用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王丽丽合上小本子，走到讲台前，和他小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对大家说，叶老师为我们辅导了一下午，时间不早了，就到这里吧。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叶老师对我们文学青年的关怀。

掌声热烈，然而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满足，还有那么点遗憾。他感觉到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和盘托出、一览无余就太浅薄了。他谢绝了吃饭，谢绝了车送。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从不给别人找麻烦。文艺界的朋友们都这样说。

他坐公共汽车走了。

路灯亮了。远远望去，好像泼墨似的夜幕中闪烁闪烁的省略号，好像某种神秘的暗示。路两旁的楼房里也亮起了灯。错错落落。万家灯火。每一盏灯都是一篇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的小说。他家的那盏灯呢？早晨上班时他告诉爱人：“芹菲，今天下午我到市群艺馆去辅导，会后人家要请我吃饭。我回来要晚一些，不要等我。”老婆面无表情地横了他一眼，“不要超过九点，少喝点！”他在心里笑了一下，丈夫欺骗妻子或者妻子欺骗丈夫，总会找出一千条理由，毫无破绽可寻的。他已想好，如果老婆问哪家饭店，他会说人家安排的我怎么知道？总之她会被蒙在鼓里。然而，如果妻子一边帮他穿好外衣一边声音细细地叮嘱：“千章，你心脏不好，注意点身体，酒要适量，好吗？不管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你。”那又将怎样呢？他还能这样心安理得去赴这个约会吗？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公交车里人很多。平庸的面孔是“大多数”，俏丽的姿容却是“极少极少数”，而且没有谁能够比得上她。

秋天的夜晚十分温柔。和她有些相似。不，她是那么艳丽，她属于夏天。叶千章的心情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揣度着和那个少妇幽会的开始、发展和离开，他想象着、设计着。他来到农贸市场，水果摊摆了一长溜。他到一个姑娘的摊床前，买了五斤葡萄。三元钱一斤，仿佛决心要把顾客吓昏过去。这里的人很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呼吸相闻。他随意地支配着自己的目光，没有谁知道他是谁，他是自由的。偶尔有几个可以入目的女人，他的目光很亮，甚至带着邪恶，似乎可以透过那些款式新颖、质地华贵的衣服而看到她们出众的肉体。然而没有人能比得上她，没有。走出农贸市场就看到她家那幢二层小楼了。这是一幢抹着水泥墙面的黑灰色的陈旧建筑，然而在他看来，它就是一座阿房宫、孔雀台，它正在向他微笑，向他招手。这是移情作用吗？他的思维变得单一起来。什么轰轰烈烈的勾心斗角，什么千人一面的猥琐，什么暗箭和背叛，什么拉拢和抛弃，什么笑声和暗算，种种令他苦不堪言的困扰统统不复存在了。他的脑子里被那个女人充塞得满满的。突然，他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引来一阵恶毒的诅咒：“想啥呢？臭狗屎，找死去上吊！”他连连道歉，小伙子早已扬长而去。他并没有感到蒙受了什么屈辱，一个小小的阴影很快便消逝了，花一样妩媚的微笑正朝他飞来，他在心底喃喃地呻吟道：

“她……真美！”

二

叶千章第一次和弥雪雪见面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去的时候，弥雪雪和她的丈夫早已等在那里了。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她穿着米黄色的风雨衣。他只看了一眼。绝色的女人既有吸引力也有压力。他决定做出努力把她调到杂志社来，不是因为她的漂亮，而是受朋友所托。调转的过程历经艰难，为了少生枝蔓连外调都是叶千章亲自出马的。弥雪雪从工厂来到文化单位，担当杂志的编务兼校对，工作倒也没什么可挑剔的。

偏偏她的顶头上司是位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尽管弥雪雪一口一个“池主任”或者一口一个“池姨”，却仍然是热面对冷脸。这位办公室主任年轻时也很漂亮，招蜂惹蝶，是大楼里有名的风流女子。即使现在也总有一些与她年龄晃上晃下的人有事没事地经常到她这里报个到，扯一扯闲篇儿。可是这些个贱骨头虽然是坐在池芬的桌旁，眼睛却老是在她身后的校对员身上溜来溜去。池芬不动声色抿嘴笑一笑，笑容里却满是文章。

叶千章到北京公出半个月，回到省城当天就上班了。那天是入秋以来最糟糕的一天，阴雨绵绵，北风瑟瑟，给人一种压抑感。叶千章的办公室和弥雪雪的办公室是里外套间。他发现弥雪雪的桌子、椅子空空荡荡。池芬低头嗑瓜籽，装作没有发现叶千章。叶千章在屋子里转悠了一下，尴尬地离开了。在走廊他碰到了出纳员小孙，小孙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装作很随便地问弥雪雪怎么没上班。小孙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弥姐病休了。

处理完工作，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那幢小灰楼。当他出现在弥雪雪面前时，弥雪雪又高兴又惊讶。她帮他脱下了大衣，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羞红了脸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她只穿着毛裤，葱绿色的，绷得紧紧的。她套上了一条黑色凡立丁罩裤。叶千章坐在长条沙发上，弥雪雪坐在对面红色折叠椅上。她为他削着苹果。暖气丝丝地放着热气，一盆吊兰优雅地从花架上垂下来，为房间平添了一缕春意。房间干净、整洁而平庸。

“小弥，你病了？”

“病……了……”弥雪雪在选择用词。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似乎汪着什么，她把削好的苹果放在叶千章的面前，“叶副主编，你走了以后，池主任突然在会上宣布，从即日起把杂志社采买工作交给我，要我天天往外跑……”她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擦了擦眼睛。

“这份工作不是由大黑来干吗？”

“池主任说大黑开车忙，干不过来，”弥雪雪说，“我每天都要校一万多字，哪里还有精力干别的呀！再说大黑有车买东西方便，他也没提出忙不过来，这不是成心让我跑折腿，整人吗？而且趁你不在家，造成既成事实……”说着她禁不住双眼涌满了泪水。

“你没找靳主编吗？”

“找啥呀？人家都合计好了……”

“你打算怎么办？”

“咋办？”弥雪雪站起来，为叶千章兑了茶水，发狠地说，“我不能接，我不能让人随便这么踩……”她生气的时候，也还是那么漂亮，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幽怨地盯着前方，嘴角使劲地一抿，“过几天我就上班，成天乐，气死她！”

她的话匣子为他而开。她讲着发生在后勤部门的种种琐事，种种不如意，种种憋气窝火，种种势利眼。她说，她不愿意把这些烦心的事告诉文石。文石是他丈夫，省外贸厅一位年轻有为的处长，属于“第三梯队”，是位很有希望的“厅储”。她说，文石很忙，对她非常好，她不愿他着急上火。她说这些事惟独可以对她爸爸讲，她爸爸是位离休的副市长。“爸爸总问我，我也说一点，我得给他点面子啊！”弥雪雪讲起这些来总是有些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叶千章一边吸烟一边想着心事。他原是一名普通编辑，工作踏实，为人谦和老成，他编发的作品在全国和省内多次获奖，他自己的作品和文章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对荣誉和权力看得淡泊。这样，当杂志社一位副主编离休权力出现了真空时，有那么几位活跃也各有势力的人物进行你死我活地争夺角逐时，他却在他头破血流的战场废墟上轻而易举地被推了上去。从此他成了所有夺取权力者的共同敌人。特别是池芬。她是杂志社的“元老”之一，她丈夫在省报当一个部的主任，极想到杂志社来当这个副主编。杂志社的待遇比报社好得多。池芬已和靳铭谈妥，上下左右也都万事俱备，不料平地里起用了叶千章这个书呆子，使她半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她咽不下这口气。叶千章这个人也确实没有多少城府，更无根基可言，他只是一心一意泼命般地干工作，连个人的创作差不多都放弃了。他觉得不这样就似乎对不起谁。然而也恰恰在这个关键的地方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谁一头扎进工作整天忙忙碌碌，不去经营上下左右

的人际关系，遇事不懂迂回轻易得罪人，谁就往往轻易地被人击败，落得个狼狈的下场。这种人最不可怕。对靳铭的工作方式叶千章虽有看法但还是诚心诚意地要和他合作，创造一种和谐的环境。可是在他公出的短暂时间内，社里对人事问题作出变动，而且是他分管的范围，他确实没有料到。看来这是蓄谋已久的一招恶棋。整人都是抓住借口才下手的，而且借口往往是堂皇的。他的心情很郁闷。他应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呢？

“……叶主编，你是不是不愿意听啊？人家讲了一大堆，你连气都不哼一声。”弥雪雪发觉了叶千章心不在焉，嗔怪地说，“我说这些，也不是非要你解决不可。你也有难处，有些家伙不听你的。我就是说说痛快。除了你，我有话还能对谁说呢？”

叶千章抬起头来，恰好与她的目光相遇。他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漂亮女人的眼睛是子弹，足以致命的。他觉得有点窘迫，有点心慌。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天上班时，叶千章找到了杂志社的主编靳铭。

“老靳，采买工作大黑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转给了弥雪雪呢？”叶千章喜欢单刀直入。

“可能是吧。”靳铭五十三四岁，长发乌黑，身材修长，一表人材，看上去甚至比小他几岁的叶千章还年轻。他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这个，你问一问办公室。”

靳铭原是省政府机关的一名处长。在官场混了多年，谨慎、含蓄、老练，上下和顺左右圆通，遇事不轻易表态，不暴露自己。

“池主任没向你汇报吗？”叶千章把问题提到无法回避的地步。

“说没说过？”他躲躲闪闪，“再商量商量，不过是个分工问题嘛，是不是？”不认真是对付认真的最好手段。

叶千章好像被悬了起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但他并不气馁，他有时很犟。他找池主任，池芬推得干干净净，领导安排的关我什么事。再去找靳铭，靳铭还是重复那句话，“和办公室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好不好？”叶千章去找上级，分管杂志社的省文联党组侯副书记说，我们不了解情况，况且也不是什么大事，和老靳好好研究研究。这样一件是非清楚的小事像皮球似的踢来踢去硬是整不明白。浑浑沌沌的浆糊把什么东西都粘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叶千章浑身无力，像一只没人理睬的空壳。说不清道不明

的苦恼像无边的黑夜包围着他，挤压着他。

弥雪雪上班了。果然如她自己所说，每天除了校对稿子外，乐乐呵呵，喜笑颜开，和到办公室来的随便哪一个人扯闲篇儿。池芬拿起报纸杂志往办公桌上——顿狠摔，然后气鼓鼓地到其他办公室去“串联”，制造强大的舆论攻势。她是靳铭的“四大金刚”之一，在杂志社有几个铁哥们儿，有一定的市场。

收订报刊、购买办公用品的单子摞成了厚厚的一打。没人去管。影响了工作，大家意见纷纷。司机大黑对池芬说：“池主任，还是我去干吧。”她说：“没你的事，我看谁着急！再说这是领导定的不能说改就改。”大家的意见集中到弥雪雪身上，后来又集中到叶千章身上。叶在杂志社分管行政工作。叶千章明白，池芬等人整治弥雪雪，主要是冲他来的。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靳铭很少在办公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到省委省政府和省文联这些大机关去周旋了。他在那里有不少朋友。友谊是需要走动的。叶千章常常是一个人枯坐办公室，不大的一间小屋里云雾笼罩，像个佛堂。他的头嗡嗡响，很难静下心来工作。

弥雪雪在外屋打电话，“……什么呀……马海毛，最好是银灰的……”不知为什么，她笑了，咯咯咯的笑声清脆悦耳，令人想入非非，“吉祥舞厅？我不去，我跳不好……”叶千章烦躁地闭上了眼睛。她不关心他的苦恼，没有谁关心。然而他的眼前又出现了她打电话时身躯扭动的样子。电话放在一个小柜上。她的腰很细，很软，走路时风摆杨柳一样，臀部丰满，石磨蓝牛仔裤屁股上两个明兜像要撑开似的。朦朦胧胧中，叶千章突然萌生了一个欲望，一个十分强烈的欲望。他觉得有一个漂亮的女妖在他面前舞来舞去。一个赤裸丰满的肉体使他的嘴唇发干五脏六腑燥热难当。他想拥抱这个诱人的肉体。“我完了！”他自言自语。他感到自己内心世界的阴暗和卑鄙，但他逃避不了邪恶的诱惑。

人的想象有时不是个好东西。

三

当叶千章接近那幢灰色的小楼时，反而犹豫起来。他拎着提兜和一塑料袋葡萄拐到路北一个公园去了。他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椅上，点燃一支香烟，

心事重重地吸了起来。

远处孤零零地矗立着一个灯柱，惨淡的灯光迷迷离离，像是一个大问号。黑乎乎的树林仿佛隐藏着什么凶险。夜风中，树叶子发出了沙沙拉拉的响声，有一种神秘而凄凉的味道。

叶千章这次到弥雪雪家来和以前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他忐忑不安地坐着、漫无边际地想着。他似乎担心会发生什么，又害怕不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会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前天，叶千章正坐在桌前看稿，忽然感到一股淡淡的幽香飘袭过来。弥雪雪一只手臂扶在他的椅背上，另一只手支在他的写字台上，弯着腰，白皙的脸儿贴得很近。他的心跳似乎有些加快，窘迫得抬不起头来。“文石到通江去了。今天到我家去，我给你做几个好菜。”“这……还是别麻烦了吧。”“你一定去。你老说我有娇骄二气，这回我像个厨子似的给你露两手。”他的脸憋得通红。向门口处扫了一眼。弥雪雪俯得更低了，柔软的头发拂在他的脸上痒痒的，她悄声地说，“记住，下班就去。”然后袅袅娜娜地走了。他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她的背影出神。

他没有去。下班后他跑到一家小酒馆要了两个小菜买了二两酒，闷闷地自斟自饮去了。九点多钟，像打了一场胜仗似的凯旋归家。“怎么才回来？”老婆很不满，“又喝酒了？跟谁喝的？喝吧，什么时候心脏叫酒精泡得不跳了什么时候就好了。”说完转身回卧室看电视去了。电视里的悲欢离合一定很热闹。他自己泡了一杯浓茶，苦涩的味道从嘴里慢慢地渗透下去。

次日上班，在一楼走廊里恰好碰到了弥雪雪。走廊很暗，长年亮着一盏昏黄的小灯泡，却仍然黑咕隆咚的。她离他很近，柔若无骨的身子几乎靠到了他身上。他想躲却没有躲。他怕冷了她的心。“你怎么没去？人家做了好几个菜，真让人下不来台。”她温情脉脉地埋怨着，“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看着办吧。”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她灵巧地拉开了距离。

他来了。一天来他一直想着这个约会。下午在群艺馆讲课时也没有忘记。内心深处甚至有点亢奋。新鲜的信号总是魅人的。他的犹豫是脆弱、虚假的。杂志社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她，只是都藏在心里就是了。她知道自己的吸引力。他也喜欢她，不过他没有勇气正视自己。他那个真实的自己。这也许是一种罪恶，也许他正滑向一个深渊。深渊下面有从未见过的鲜花，滑下去（又不是跌下去或摔下去）又有何妨呢？

他一步上两个台阶。门没有锁。他一推就开了。她笑盈盈地扔给他一

双拖鞋。一双大号的男人拖鞋。是文石的拖鞋吧。他没有她那么轻松，甚至有些不安。

她穿着玫瑰红色的羊毛衫，腰间扎了个带有熊猫图案的围裙，更显得腰肢细软，曲线迷人。她的眼角眉梢都洋溢着微笑。“怎么才来？人家等得好苦！”她说。“会散得晚了点。”他没有讲自己临阵前的迟疑和踟蹰。

他站在厨房门口，吸着烟，欣赏着弥雪雪忙来忙去。东西早已准备就绪，只欠上火炒了。菜板、菜刀、炊具、餐具，一切都干干净净，看了很舒服。男人喜欢干净的女人。弥雪雪每用完一次炊具就用白纱布擦拭一下，然后还要用自来水冲一下。褚芹菲做饭时是大刀阔斧，土豆丝切得比筷子还粗，厨房里经常的景象是刚刚厮杀后的战场。这时候的男人心目中的妻子大都笨手笨脚毫无可爱之处的。弥雪雪俯身、弯腰、扭过来、转过去，轻灵而妩媚，好像浪花在跳动。叶千章的不安消逝了。很快，锅包肉、熘肉段、炒肉拉皮、炒肉青椒，热气腾腾地挤满了一桌子。桌子上早已摆好了烧鸡和罐头，她是中午特意跑到国营大饭店买来的。精装的西凤酒，还有一瓶红梅牌高级葡萄酒。

叶千章再次不安起来。他对有些人墨守传统并以之教训人批判人甚至整人是深恶痛绝的，然而他有时又是传统的忠实信徒。他与人交往时恪守的便是这样一条传统古训：我有恩于人可忘，人有恩于我不可忘。他被弥雪雪的一片真心实意感动了，何况自古以来最难消受的便是美人恩。“恩”虽然谈不上，心意还是难得的。他不后悔昨天的举动了。昨天他为了买一件合适的生日礼物腿都跑细了。现在他似乎找到了一点平衡。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盒子里有一个漂亮的卷发器。

“祝贺你生日。”他感到自己很肉麻。四十多岁的人玩起这套酸溜溜的把戏总是显得装腔作势不大自然，像个蹩脚的业余演员。“不知你喜欢不喜欢……”

“买东西干啥？”她粲然一笑，“其实，我的生日不是今天，”她不理睬叶千章的惊诧，“明天文石就回来了，你懂吗？”她眨了一下眼睛，“我什么都不缺，我爸爸去年去德国给我买了一个卷发器，我不愿意用。我就缺……”她的脸宛如阳春三月艳丽的桃花。

“你随便送人吧。”平衡又被破坏了。

“看你，净瞎说。挺好的，我留着。”

她说西凤酒太辣，只喝了一杯。喝葡萄酒倒是很在行，一杯接一杯。